

中國歷史文集叢刊

李金松
校箋

述學校箋

上



中華書局

中國歷史文集叢刊

述學校箋上

〔清〕汪中著
李金松校箋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述學校箋:全2冊/李金松校箋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
2014.7

(中國歷史文集叢刊)

ISBN 978-7-101-10052-5

I. 述… II. 李… III. 中國文學-古典文學-作品
綜合集-清代 IV. 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57522 號

責任編輯:張耕

中國歷史文集叢刊

述學校箋

(全二冊)

李金松校箋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31印張·4插頁·800千字
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:1-2000冊 定價:98.00元

ISBN 978-7-101-10052-5

前言

汪中（一七四四——一七九四），清江蘇江都人，著名學者與駢文家。他原名秉中，字庸夫，因老吏書冊誤落「秉」字，因改名中，改字頌甫、容甫。年七歲，喪父，由母鄒氏授以小學、四書。十四歲，進入書鋪作傭工，藉機閱讀群經。父友張文、郭能濟見而異之，授以舉子業。在傭書期間，他培養了自己鑒別、收藏書畫的愛好。乾隆二十八年（一七六三），應府試，列揚州府屬第一，入江都縣學。此時，著名學者杭世駿主揚州書院講席，對他極為讚賞，勉之以經史之學。乾隆三十三年，汪中至江寧應鄉試，據說已確定中式，但最終還是落榜。經此打擊，汪中患怔忡之疾，從此不再應鄉試，放棄科舉仕宦之路。乾隆四十二年（一七七七），汪中被選拔進入太學。自二十多歲時起，汪中主要以游幕維持生計，間以鑒別或售賣書畫金石古董獲取收入。在謀生的同時，他致力於經史學術研究，成為名震當時的布衣學者，為學界所重。乾隆五十九年（一七九四），汪中應浙江鹽政戴全德之招，赴杭州校勘文瀾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突發疾病去世，時五十歲。

汪中的著作除《述學》外，另有《國語校訛》、《國語校文》、《大戴禮記正誤》、《舊學蓄疑》、《廣陵通典》、《策略謏聞》、《文宗閣雜記》（續編、三編）以及《遺詩》五卷等，而其《麋畷文鈔》以及所校《墨子》等著作，却不傳於世。

汪中的學術造詣，在其年輕的時候，就已受到同輩或前輩學者如王念孫、謝墉、錢大昕等的高度重視。江蘇學政謝墉曾對人說：「予之先容甫，以爵也，若以學，則予於容甫當北面矣。」（王引之《汪容甫先生行狀》）在學術研究上，汪中于經學、小學、史學、金石學、諸子學等領域都取得了極為傑出的成就。他的經學研究側重於春秋學、禮學。春秋學以對《左傳》的研究為大宗。汪中撰有《左氏春秋釋疑》、《春秋述義》等文。前者針對《左傳》中的靈怪記載，歸納為五類：天道、鬼神、災祥、卜筮、夢占等，指出「未嘗廢人事」，不把一切委諸不可知的天命；後者闡述《春秋》的書寫義例，極大地推進了對《春秋》修辭策略的認識。而對於禮學的研究，汪中撰有《周官徵文》、《居喪釋服解義》、《明堂通釋》、《釋闕》等篇，校勘了《大戴禮記》，論證了《周禮》的可信，論述了服喪等喪禮內容，闡釋了古代的名物制度，材料豐富翔實，代表了當時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準。此外，他關於小學、史學、金石學、諸子學的論著有《釋三九》上、中、下三篇、《釋童》、《釋厲字義》、《周公居東證》、《五諸侯釋名》、《宋世系表序》、《石鼓文證》、《王基碑跋尾》、《古玉釋名》、《漢鴈足鐙（燈）槃銘釋文》、《墨

子序》、《墨子後序》、《荀卿子通論》、《賈氏新書序》、《老子考異》等，所論精卓超拔，學術價值極高，頗爲後世學界所重。如晚清的李慈銘對《釋三九》上、中、下三篇稱讚備至，云：「汪容甫《述學》中釋『三九』二字，凡三篇，引證明通，可悟讀書之法。」（《越縕堂讀書記》咸豐庚申正月初三日）近代著名學者錢穆極爲推崇《老子考異》一文，他指出：「今按汪氏五證，雖未全塙，要爲千古卓識，可以破孔子見出關著五千言之老子之傳說矣。」（《先秦諸子繫年考辨》）

汪中的文章「土苴韓、歐，以漢、魏、六朝爲則」（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卷七），尤擅駢文，被後人推爲清代駢文第一。其駢文師法六朝，淵雅醇茂，屬對精切，多寓以身世之感，馳名當時與後世。曾燠所編《國朝駢體正宗》，選錄其駢文三篇。汪氏的駢文，尤以規撫劉孝標《自序》的同題作品與《哀鹽船文》、《吊黃祖文》、《經舊苑吊馬守真文》、《狐父之盜頌》、《漢上琴臺之銘》等膾炙人口。《自序》這篇作品，抒寫自己與齊梁時期的劉孝標相比，有「四同」、「五異」，表達了對人生現實的「笑齒啼顏，盡成罪狀，跬步才蹈，荆棘已生」的憤懣，尤能獲得飄零不偶寒士在情感上的共鳴。如譚獻自述讀此文時：「萬緒悲憂，挑燈讀《述學》以滌之。乃至《自序》，不覺聲淚俱下。」（《復堂日記》卷一）而《哀鹽船文》被當時著名文史學家杭世駿譽爲「驚心動魄，一字千金」。所以，王念孫序汪中《述學》云：「容甫澹雅之才，跨越近代……其文合漢、

魏、晉、宋作者，而鑄成一家之言，淵雅醇茂。無意摩放，而神與之合，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！」章太炎《薊漢微言》亦云：「今人爲儷語者，以汪容甫爲善。彼其修辭安雅，則異於唐；持論精審，則異於漢。起止自在，無首尾呼應之式，則異於宋以後之制科策論。而氣息調劑，意度沖遠，又無迫窄蹇吃之病，斯信美也。」著名學者黃侃曾仿汪氏《自序》，亦爲同題之作；而且撰有《吊汪容甫文》，欽服汪中的奇才博學，傷悼其人的困厄不遇。

《述學》是汪中學術性論文與文藝性美文的合編。由於汪氏博通經史，喜歡使事用典，如果不施箋注，其文藝性的美文是很難讀懂的；即使是學術性的論文，由於出語淵雅，似亦應施以箋注，以瞭解所討論之問題，並辨其學術淵源之所在。此次對《述學》進行箋注與校勘整理，一則爲讀者理解《述學》提供幫助，二則力圖恢復《述學》的本真，使讀者更爲真實地理解其人其學與其文。

由於腹笥所限，對《述學》的校箋難免存在疏誤之處，希望讀者批評指正。

凡 例

一、汪容甫《述學》，舊有容甫子喜孫所整理編輯之嘉慶二十三年（一八一八）、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）六卷刊本，今本卷次一仍其舊。今人田漢雲《新編汪中集》，文集部分以《述學》爲主，但編次以內容與文體爲別，與舊本《述學》差異較大，且有增補。其增補之文，除文學性較強之《魏次卿誄》、《蘭韻堂詩集序》二篇保留外，爲力存《述學》原貌計，餘者一概不錄入本編。讀者若稍事研討，參閱《新編汪中集》可也。

二、本次整理《述學》，爲儘可能恢復原貌計，以道光三年所刊《述學》六卷本爲底本，以容甫自刻之三卷本（以下稱初刻本）、文選樓本（即阮元序刻本）、問禮堂本（汪喜孫所刻四卷本）、江寧本（汪喜孫整理之六卷本）、揚州書局刊刻本（稱揚州本，此本雖有校勘，但校勘不精，漏校頗多。於其所校，擇其精者）爲參校本。大凡文字有出入，多依初刻本（《修楔跋尾》除外，因此篇道光本與初刻本文字出入太大，增補文字頗多）。異體字、俗體字，改回本字，不出校記；古體字，乃作者有意爲之，則予以保留。其他文字異同，則出校記。

三、凡《述學》中不屬附錄之汪容甫之文，一概箋注；而附錄之他人之作，則不施箋注。

四、《述學》中之二十餘篇文章，近人李詳與古直曾箋注之（古直《汪容甫文箋》、《汪容甫文續箋》，其中《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先考靈表》僅兩條、《沈公行狀》則一條）。今箋注有關文章採之，別以「李詳曰」、「古直曰」，其注所引文與原著有異，一仍其舊，不更改；而間有訛誤脫漏，徑改或補，不出校語；未加二氏曰，則今之所箋。於二氏曰有所補，則以「松案」別之。

五、本書之箋注，含字、詞、句。

（一）對生僻字之注音，本書不用舊時注音法，而採用今通行之拼音。

（二）汪容甫屬文綴詞，皆有所本。本書於索源之外，多推明其義；若語出經史與《文選》之篇什，則採相關注疏，略加申說；若一語重見，則曰詳某篇注。

（三）地名、官名之釋，凡泛舉之，不施箋；而特舉之，於理解文意相關，則箋之，否則，亦不施箋。

（四）篇後之「解題」，或釋題義，或詳本事，或揭示文章大意，或作藝術分析，或作學術價值之評估。

（五）本書繫年，或以容甫詩文互參之，而確定其作年；或採汪喜孫《容甫先生年

譜》與《汪容甫年表》有關敘述，推詳之；或考時人著述箋證之。若無法考定其作年，暫付闕如，不妄事穿鑿。

(六) 長文分段或節，而短文不分。

(七) 箋注中之文字，凡引原文，一般不作改動；而爲求簡明，針對較長之原文，則作不同程度之刪改。

六、箋後或有附錄，以與本題相關之詩文或評議爲主。

七、箋注之文，以淺近文言行之。

序

王念孫

《述學》者，亡友汪容甫中之所作也。余與容甫交，垂四十年，以古學相砥礪。余爲訓詁文字、聲音之學，而容甫討論經史，樞然疏發，挈其綱維。余拙於文詞，而容甫澹雅之才，跨越近代，每自媿所學不若容甫之大也。宦游京師，索居多感，屢欲南歸，與故人講習，志未及遂，而容甫以病歿矣！常憶容甫才卓識高，片言隻字，皆當爲世寶之，欲求其遺書而未果。歲在甲戌，其子喜孫應禮部試，以其父所撰《述學》已刻、未刻者，凡六十篇，索敘於余。余曰：「此我之志也。」自元明以來，說經者多病鑿空，而矯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；爲文者慮襲歐、曾、王、蘇之迹，而志乎古者又貌爲奇傀，而俞失其真。今讀《述學》內、外篇，可謂卓爾不群矣！其有功經義者，則有若《釋三九》、《婦人無主答問》、《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》、《居喪釋服解義》、《春秋述義》，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，而得其會通。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，則有若《周

官徵文》、《左氏春秋釋疑》、《荀卿子通論》、《賈誼新書敘》，使學者篤信古人，而息其畔嘯之習。其他考證之文，皆確有依據，可以傳之將來。至其爲文，則合漢、魏、晉、宋作者，而鑄成一家之言，淵雅醇茂，無意摩放，而神與之合，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！當世所最稱頌者《哀鹽船文》、《廣陵對》、《黃鶴樓銘》，而他篇亦皆稱此。蓋其貫穿於經史、諸子之書，而流衍於豪素。揆厥所元，抑亦醞釀者厚矣！若其爲人，孝於親，篤於朋友，疾惡如風，而樂道人善，蓋出於天性使然。視世之習熟時務而依阿澁者何如也？直諒多聞，古之益友，其容甫之謂與！余因容甫之子之求，而輒述容甫之學，與其文之絕世、人之天性過人者，綴於卷末，以俟後之爲儒林傳者，有所稽而採焉。嘉慶二十年，歲在乙亥，正月之七日，高郵王念孫敘，時年七十有二。

汪容甫文箋敘錄

古直

《易》曰：「修辭立其誠。」詞賦之文，易於滅質。然若《離騷》、《天問》、《招魂》，可謂河漢無極矣。而史公讀之，方且以爲可以日月爭光矣。則知其志苟誠，雖唐大無驗之辭何害？後世文士，徒斷斷於奇耦數，顧鮮致意於此，所謂焦明已翔於寥廓，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也。窮則反本，則汪中容甫生焉。今觀其《廣陵對》、《哀鹽船文》、《自序》、《吊黃祖》等篇，至誠激發，溢氣全湧，形貌不同，而皆合於《小雅》、《離騷》之致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夫惟大雅，卓爾不群，容甫謂之矣。余少好《述學》，珍爲秘玩，朝夕諷誦，若將通神。嗣見李審言先生容甫文箋四篇，益用心喜，踵而爲之，聊以自娛，十載以還，積稿且盈寸矣。今夏道暑太乙村中，同邑謝仲晦自海上來就，仲晦亦嗜汪文，良夜坐談，偶然及此，則大喜過望，亟願助余理董。余亦以容甫奇辭奧旨，不宜終秘，茲所採拾，誠未旁皇周洽，然一隙之明，固當愈於無睹也。輒徇仲晦之請，

理出數篇，李箋精審，亦併入焉。至於文之佳處，百年以來，得之者亦多矣，略輯如後，以備敘錄云。

王懷祖《述學序》曰：「容甫澹雅之才，跨越近代，其文合漢、魏、晉、宋作者，而鑄成一家之言，淵雅醇茂，無意摩放，而神與之合，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！當世所最稱頌者《哀鹽船文》、《廣陵對》、《黃鶴樓銘》，而他篇亦皆稱此。蓋其貫穿於經史、諸子之書，而流衍於豪素。揆厥所元，抑亦醞釀者厚矣！」

劉台拱《容甫傳》曰：「所爲六朝駢體文，哀感頑豔，志隱味深，無近人規模漢魏、排比奇字之失。」又《容甫先生遺詩題辭》曰：「爲文鉤貫經史，鎔鑄漢、唐，卓然自成一家。」

王伯申《容甫先生行狀》曰：「儀徵鹽船厄於火，焚死無算，先生爲《哀鹽船文》，杭編修世駿序之，以爲「驚心動魄，一字千金」。朱文正提學浙江，先生往謁，答述揚州割據之跡，死節之人，作《廣陵對》三千言，博綜古今，天下奇文字也。畢尚書沅，總督湖廣，招徠文學之士，先生往就之，爲撰《黃鶴樓銘》，歙程孝廉方正瑤田書石，嘉定錢州判塈篆額，時人以爲三絕。爲文根柢經史，陶冶漢魏，不沿歐、曾、王、蘇之派，而取法于古，故卓然成一家言。」

阮芸臺《述學序錄》曰：「汪中，字容甫，孤秀獨出，凌轢一時；心貫九流，口敝

萬卷。鴻文崇論，上擬漢、唐；劉焯、劉炫，略同其概。」

包慎伯《藝舟雙輯》曰：「容甫之文，長於諷諭，柔厚豔逸，詞潔淨而氣不局促，江介前輩，罕與比方。」

李審言先生《汪容甫先生讚序》曰：「容甫孤貧鬱起，橫絕當世。其文上窺屈宋，下揖任沈。旨高喻深，貌閒心戚。狀難寫之情，含不盡之意。可謂魏晉一貫，風騷兩夾。」

章太炎先生《薊漢微言》：「今人爲儷語者，以汪容甫爲善。彼其修辭安雅，則異於唐。持論精審，則異於漢。起止自在，無首尾呼應之式，則異於宋以後之制科策論。而氣息調劑，意度沖遠，又無迫窄蹇吃之病，斯信美也。」

民國十三年，歲在甲子，秋九月，梅縣古直謹錄。

目錄

前言	一
凡例	一
王念孫 序	一
古直 汪容甫文箋敘錄	一
述學 內篇一	一
釋震夢二文	一
釋闕	五
釋三九上	二
釋三九中	一七
釋三九下	二一
明堂通釋	二六
明堂五室二圖	七一

明堂位圖……………七四

呂氏春秋明堂圖……………七五

釋媒氏文……………七六

爲人後者爲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……………八二

婦人無主答問……………八四

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……………九二

述學 內篇二……………一一

「玕」文正……………一一

釋連山……………一五

釋童……………一六

《左氏春秋》釋疑……………二〇

居喪釋服解義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
《周官》徵文……………一七六

古玉釋名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周公居東證……………一九二

述學 內篇三……………二三